



忆过年

■ 安徽肥西 查鸿林

准确地说,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,这个日子是传说中的灶王老爷升天,为感谢一年来灶王老爷的关照,老百姓都要鸣放鞭炮欢送,同时从这天开始进行卫生大扫除,置办过年的物品。在所有农历节庆中,年是排在第一位的,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

进入腊月,年的脚步就走近了,家家户户筹办与年有关的东西。小时候,最期盼的是两件事,一是穿新衣,过年,家里再穷,大人小孩必定有一身新衣,一双新鞋、新袜子。当然要等到年初一才能换上,体面、光鲜,新年新气象,那幸福的笑意就写在脸上。二是尝美食,家家户户使出招数,施展烹饪技艺,辛辛苦苦忙一年,再苦再累也要在过年时,犒劳一下家里的每个人,在艰苦生活的年代,过年时可以开怀畅饮,大吃一顿,没有配额限制。当然在大快朵颐的时候,孩子们顺便还要接受家长一场“没有苦哪有甜,没有劳哪有获”的忆苦思甜教育。

买鞭炮,写春联,糊灯笼,储藏过年食品,每家每户一样一样都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腊月二十七,开始炸圆子、磨元宵、炒花生、杀牲口,整个郢子都忙得热气腾腾。新年里,有一些规矩是必须的。记得年三十开始,孩子们就不允许说不吉利的话,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,大人会拿一张草纸擦你的嘴,一边擦一边说:乌鸦嘴,说话不算话。草纸擦嘴的意思就是哪里说哪里擦,说的话不算数。吃年夜饭一定是要放鞭炮的,年夜饭结束后,一切忙停当,大人会把剪刀用红绳子拴起来,把菜刀送到碗柜里藏起来。意思是逢凶化吉,来年不会遇到那些不恰当的事情。年初一,家里和门口即使放

鞭炮和踏踩泥土产生很多的垃圾,地也是不能随便扫的,扫地会把财气扫走,必须要到傍晚才能清扫。年初二,大清早起来要去挑水,把家里大小水缸装满,因为水是财,聚的越多来年财气越旺。年初三,清早起来要放鞭炮,送年走。年初七是不能随意串亲访友的,有七不出八不归之说,初七出门不吉祥。

过年,家家户户都会营造一些喜庆氛围的,那些与喜庆无关的事不做或尽量少做,与喜庆无关的话尽量不说。大人带着孩子熬浆糊贴春联,上蜡烛挂灯笼,拿火柴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,像是在一代一代地传承。吃年夜饭和年初一开大门,放的鞭炮一定是最响最长的,一个是给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,一个是新年第一天图个彩头。贴春联时在大门的门框上也贴上一些红、黄、蓝等多色的小方块彩纸,横批下还要贴五福临门,房间里的家具农具,房前屋后的树上,猪圈鸡舍等都要贴上彩纸。放眼望去,满是彩色的世界,好不热闹喜庆,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一个新生活即将到来。

过年守岁是常有的事,要守到子时过去,新年钟声响起。除夕夜晚守岁,要点岁火、守岁火,所有房间都遍燃灯烛,我记事时就改为煤油灯、电灯,合家欢聚,红红火火迎接新年。除夕夜遍燃灯烛是通宵不灭的,谓之“照虚耗”,据说如此照岁之后,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。守岁有守半夜的,也有将通宵守夜(熬年夜)称为守岁,通宵守夜,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赶跑驱走。老年人守岁有珍惜光阴,年轻人守岁有为父母延寿之说。现在人守岁,大多改为边看电视边守岁了。

其实,过年所做的这一切,都是一个目的:辞旧迎新,祈求来年平安幸福。所以,过年既是总结,更是一个新的追求和开始。



话年俗

■ 安徽合肥 董少广

春联的形成,要从中国的门神说起。据考证,五代十国时期,蜀国的皇帝孟昶特别喜爱桃符,964年除夕,他亲手写在桃木上的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是我国最早有记载的一副春联。桃符上题春联的习俗至宋代变得格外兴盛,宋朝宰相王安石有一首名诗《元日》,就写到了当时过年换桃符的风俗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,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而用红纸书写春联始于明朝,春联的普及,要感谢明太祖朱元璋,作为一种表彰或者恩宠,他特别爱写对联赐给公卿大臣,还常常鼓励大臣们写。

比如朱元璋赐给功臣徐达的对联“破虏平蛮,功贯古今人第一;出将入相,才兼文武世无双”,表扬了徐达的功绩。清代一些著名文人如李渔、俞樾、袁枚、吴汝纶、吴梅村、梁启超等,皆是“作对”高手。特别是梁启超,他的“能招过客饮文字,闲看儿童捉柳花”“岂有雄心骋老骥,不妨余兴看游猪”等,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

康熙、乾隆对春联更是情有独钟,紫禁城宫殿园林中一百多副对联,大多出自圣手。相传,乾隆皇帝举行“千叟宴”,其中有位老叟一百三十岁。乾隆皇帝见之诗兴大发,便以此为题,欲与纪晓岚对句。乾隆出上联:“花甲重逢,外加二八岁月。”六十为一花甲,“花甲重逢”为一百二十岁,“二八岁月”即十岁,合计恰为一百三十岁。纪晓岚对下联:“古稀双庆,内减十个春秋。”“古稀双庆”即一百四十岁,减去“十个春秋”,也是一百三十岁。

春联是对联的一种,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,小小的一副春联,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内涵。自五代时期,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诞生以来,这一民俗文化已延续千年,对联问世以来,许多绝对、巧对如天造地设,妙不可言。明代书画大家徐渭在自己的居室写有一副读书联:“好读书不好读书;好读书不好读书”。此联的上下联文字一模一样,难以读懂。但细细品之,回味无穷,对我们今天来说,仍有启示意义。

老友微信转给我这样一副对联,非常有意思,其高明之处在于字形与字义完美结合,对联的含义毫不牵强!上联:若不撇开终是苦。下联:各自捺住即成名。横批:撇捺人生。“若”字的撇如果不撇出去就是“苦”字;“各”字的捺笔只有收得住才是“名”字;一撇一捺即“人”字。凡世间之事,撇开一些利益纠结就不苦了;看方寸之间,能按捺住情绪才是人生大智。

早些时候,中外学者研究证明,被英国人斯坦因、法国人伯希和盗走后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博物馆的《敦煌石室遗书》中就有唐朝人手写本涉及新春开泰、四季顺达祈福福寿的民间百姓春联,写作时间大约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,该春联的最大特点全为四字句,如“年年多庆、月月无灾”等。古钱币从秦始皇开始统一为“外圆内方”,其寓意天圆地方,周而复始。有学者发现一古钱币上也铸有一副我国远古的春联,正面为“年年吉庆”,背面为“岁岁平安”,且铸造风格古朴,文字书法苍劲,通体留有浓烈的唐宋遗风,可称钱币与春联相互交替之文物,巧夺天工。

写春联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晚饭后,一家人漫步在小区里,孩子惊喜地说道:“爸妈快看,景观树上的彩灯一闪一闪的,真漂亮!”走进超市,售卖春联、中国结、红包的专柜也是人头攒动,很热闹。不知不觉间,年关近了。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不禁想起儿时回老家过新年,贴春联的场景。就是再穷再苦的人家也会贴上春联,沾点喜气,图个吉祥如意,让来年有个好盼头。

一到腊月,过年的气氛就发酵起来。从初十开始,乡亲们夹着红纸,来找父亲写上几副对联。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初中毕业后就去当兵了。在部队,父亲闲时也会读读报,练练字,写得一手工整的正楷。那时乡村读书人少,毛笔字写得好看的更是寥寥无几,每年寒冬腊月找父亲写春联的人自然不在少数。

那些日子里,父亲早已摆好大方桌,通常还要向邻家借一张拼在一起,上面放好“笔墨纸砚”,一切准备就绪。父亲先是问对联的尺寸,好为裁纸做准备,只见一把光亮锋利的小刀在父亲手里灵活自如地游走着,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之后,红纸便裁好了。大门对讲究气派,长且宽,需要把两张红纸拼接在一起,父亲总是耐心地对接着,然后用浆糊粘牢固,基本上看不出贴缝的痕迹。有几次,我觉得甚是好玩,便拿着小刀跃跃欲试。父亲在一旁告诫道:“裁纸,可是个精细活,马虎不得,手稍微偏了些,抖了样,一张红纸就白费了,太可惜!”

铺上红纸,起笔之前,父亲会脱掉臃肿的大外套,只着贴身穿的毛线衣,轻装上阵。乡亲们满怀期待地在旁边巴望着,父亲屏气凝神,思量着字体的布局、大小、运笔。他总是斟酌再三,在心中酝酿,怎样笔走游蛇,一气呵成。待父亲气定神闲后,便开始挥毫泼墨了。先是写院子的大门,再到堂屋的大门、房门,厨房的偏门、柴房门、厕所门,最后是窗户、灶台、猪圈,一

个都不落下,真的是“满堂红”“处处彩”。父亲一刻也没闲着,陶醉其中,乐此不疲,虽是腊月寒冬,额头还沁出了点点汗珠。

记得那年间,有专门的对联书。乡亲们在上面仔细而虔诚地翻找着,一般人家写得比较多的,像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;做生意的,像“财源滚滚达三江,生意兴隆通四海”;家有孩子读书的,像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。五花八门,不一而足,都是些美好的愿景和祝福。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时不时地递上香烟,父亲也顾不上抽,一门心思都在春联上,刚写好的春联,墨迹还鲜着呢,父亲便在事先准备好的长凳子上从左到右一字铺开、晾干,等他们满心欢喜地取走。乡里乡亲的,也都不收钱,客气的人家会送上一篮子鸡蛋,或是蒸好的米粑粑,都是自家做的,盛情之下,父亲也就不再推辞了。记忆中,村头上有户孤寡人家,父亲总不忘让我送上两副对联,并捎上一大碗刚炸好的肉圆子。

通常是别人家的写完了,快到三十边上,才写家里的。这时父亲反倒轻松了许多,用他自己的话说“看得过去就行”。他将裁剩下的边角料充分利用起来,方正一点的,便写个“福”或“春”字;长条形的,就写个横批;再窄小一点,父亲也舍不得扔,用作包压岁钱的红纸,那时还没有成品的红纸包。年三十下午,堂哥负责刷浆糊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,结结实实刷个三四遍,我则负责清理头年的陈迹,先将褪了色的对联大块地撕下来,附着在门板上的小碎片再用小铲子铲,用手扣,用湿抹布擦,真的是“辞旧迎新”。

父亲忙着张贴,母亲在一旁指挥,“要贴正、贴平,不能有褶皱!”父亲常指着红彤彤的对联问我怎么读,“当然是从右到左啦,”我不无得意地答道,“老师课堂上都讲过了。”父亲面露喜色地说:“对,传统文化可不能丢!”